

藏

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五之六

南北兵爭

○南朝五國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二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北朝十二國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符洪

符堅

西燕慕容冲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聖主文帝宏附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聖主武帝邕附

目錄卷五之六

藏書世紀卷五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琅琊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卽帝位旣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

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
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
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
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
勢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可觀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
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天
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不

乃飲藥而歿。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爲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卽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卽位六年。桓溫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

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

在位三年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
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
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
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
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
云、因魘暴歿、在位二十四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
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

暑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
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
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
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
遷於琅瑯第宋末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

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琊王謐知之。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歿，裕改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

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千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歿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毓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

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

卧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
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
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
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或
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
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
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
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
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

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
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
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
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
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
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
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
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所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
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叅軍胡藩言於

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畱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

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逆
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
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
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
不利？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
廣州，循孫恩妹珣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
反，乃班師。次于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
大喜。四月，裕至都。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
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於孟昶。

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
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
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
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
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
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
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城。賊
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
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

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
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
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
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
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
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
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
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
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

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卽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
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戊辰縱棄城
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歿譙縱滅而成都平初
裕平齊卽有定關洛意遇廬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
歿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
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
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
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
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

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昶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適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卽位一年居處所爲多舛徐
羨之傅亮廢爲營陽王復弑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
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
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
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
不決遂爲子劭所弑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
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禿

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讐

廢帝子業武帝子既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
之等弑之而立湘東王彧在位一年

好遠

明帝彧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彧以陳太
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
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管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
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
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

便韻一日不殺則慙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
不華令大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
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
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
○可○時○
世世不生帝王家遂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一

誅暴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卽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明帝崩，蒼梧王卽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

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
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大破之
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
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
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
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
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
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暉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

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歿。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積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歿。無復的矣。不如以

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棚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歿。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臯覽之，流

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
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卽位西昌侯
鸞有異志謀弑之乃稱廢帝矯情飭詐陰懷鄙慝嘗
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
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弑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弑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之姪卽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

無遺李○劉○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弑。

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必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馬，在位二年。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卽位。

性猜忌，行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
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
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
檀溪，密爲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
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
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
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
麩爲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
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

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
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
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
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
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
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鷲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
聞之遣檢掘得鷲物大驚悉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
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
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

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爲所弒。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聞、碁、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

湯信佛道製涅槃小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
聽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
部聽衆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卽位二年爲疾景所制旋
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
攬筆立成武帝歎曰我常以東阿爲虛今果然矣及
長器宇寬弘眄睠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
艷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官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
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旣見廢自知不久

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于此後王偉與彭嵩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嵩進土囊遂死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太子神明端疑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匡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

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
不變徐日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
兵圍臺城簡文帝太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
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
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
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繹攻
畫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譽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
中郎將雍州刺史譽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
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
亂蕭繹攻譽兄譽于湘州譽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
大雨暴至譽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譽恐不
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譽與魏師
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譽主梁嗣居江陵
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譽
稱帝于其國譽見邑后廢毀于戈日用常懷憂憤乃

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
憤發背而歿謚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
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
年

定亂代立

陳陳氏

陳霸先少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
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
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
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
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
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
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

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適送貞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卽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乃召臨川王儋嗣位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

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
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
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強苦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瑒、瑒廢帝
爲熙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
舊境、思反侵地、強弱之形、旣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
舉、略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隣好

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裝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隋文帝謂高頰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卽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

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禽虎率衆趣宮城自南
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
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
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好計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
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
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好計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
班同三品每預宴爲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
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醉罕有醒時隋文時
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

聖人之心事

此時飲得著

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啓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之_{外人}，負高頰至，猶見啓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曰：樗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弑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

巍巍四海皈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卽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弑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卽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弑。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子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卽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

無足虞者。乃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外。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摺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月。晉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麵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慘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什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

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藏書紀略

卷五

三

藏書紀略

卷五

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畱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歿，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

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
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
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
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
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
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
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
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
亦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

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是臣觀淵之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

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僑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稱號無復入土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大是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

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替之也及東
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
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
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
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
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
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
于積德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
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讐敵乎淵曰善海爲崇

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
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
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
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
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
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園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
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
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
二年淵卽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歿，聰殺其兄和，卽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卽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雋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旣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

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祭數而殺之。
嬰毒發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
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
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
滅。

○後趙石勒○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旣賣，與荏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鄰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

集桃豹、逵、明等爲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爲輔漢將軍，淵歿，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

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卽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飢疫死者大半，才膺乃勸勒先送款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長、支雄等進曰：「長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追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

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
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
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
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
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
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
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
去。未。遑。奇。兵。用。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
重。既。過。太。軍。餘。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

賔之計是也。賁才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
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賁爲右
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
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
將問計，張賁進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
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旣
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交石津，縛
後晉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圍，勒軍至，始欲
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

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拔戰而設三伏以待之。水怒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大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未

桓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陽勒
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
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
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
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
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
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
衆之悍末桓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桓所可勿復
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

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桎悵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桎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桎末桎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桎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桎三弟爲質，而請末。桎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予渚陽，勒以段末桎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

末杯感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
攻鄴三臺克之勒卽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
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
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
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
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
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
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願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

先驅牛羊數千頭。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闚關江左之志矣。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

爲寇時逃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逃曰
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
惡也逃是以復與勒修好充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
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
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旣至勒引
陽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
一區拜參軍都尉及祖逃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
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阮其衆三萬人
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以

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

邽虎復尅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

尅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

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晉荊州牧陶

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

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

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
事之與韓彭競轡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
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
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
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
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
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使弓

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

何說

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

虎六種毒

壘不復斷別善惡阡斬士女歟有遺類勒雖屢加責

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

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

鄴及勒卽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勲

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

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

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

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
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
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
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
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
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
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
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聞之大怒
殺邃而立其子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

虎毒母發

皆迭自省決不復啓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
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
分封汝等韜既歿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
矣杯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
鐵環穿其頷而鎖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却也
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
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
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
立世爲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卽位尊劉氏爲

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歿屯於河南姚弋仲符洪石閔
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
從之至安陽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
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
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
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
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
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
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虎之毒の發遂殺遵及其太子

行。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乃卽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皆入屯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時高鼻多鬚。溫死者。

半石現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
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
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
千琨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
密遣齋書召張沉等使乘虎襲鄴遣者以告閔閔馳
還殺鑿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
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
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
歎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

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
車行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皝遣慕容恪攻
鄴擒閔斬之。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

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勒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廩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廩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廩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廩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廩。廩遣皝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廩侍中。廩遣使與大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廩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

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黜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洛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憑阻堅城，上下勦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

仁人の至言

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歿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龜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塞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曰潁川燕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暉立年十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

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僞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歎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外垂奔秦。曄爲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盟先主臨終之語。含着比地王。謀不立。含着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衆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

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爲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謗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大羣噪者，官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羣犬哀噪，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

以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時獨
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
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
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
北，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
之。堅大怒，悉發諸州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
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符融、張蚝
梁成、慕容暉、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
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

涼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以陷壽春，垂攻陷項，賊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皆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歿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憚然始有懼色。時

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
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
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
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
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岡成
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
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
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
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

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

之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輩欲取爾見代耳卽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旣得長安畏燕王垂之疆將軍韓延因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

居之。求，廩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弑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求，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容儁卽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苻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

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

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

此二句垂用

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

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

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

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

澗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

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

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下令翟斌謀逼洛

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爲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有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

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攻
至三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
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
中山卽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歿歿時年七十一魏
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
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
卽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毓之少子也。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旣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塞，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可謂

用武之國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琊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卽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耽游是好百姓苦之
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
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死，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石虎曰：「柰何把臂之乎。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

羌。胡。父。垂。三。

虎。向。知。重。義。士。

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嬖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汝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亦怒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貫甲躡馬，不辭。

疾亦能治各百六

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石祗僭號于襄國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歿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

才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殺浩奪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符生遣符堅鄧亮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萇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兄奇之襄使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萇

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臣，豈
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旣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
堅，堅遣子劼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萇遣長史
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
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屯
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後
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校尉
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使率騎圍堅，殺之。
冲旣率衆東下，長安空虛，萇遂據長安，即皇帝位。徙

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長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
非急之費，闕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
篤，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奮入營中。長懼，走
入宮。宮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
拔矛血出石餘，籍而驚悸，遂息。陰腫，醫刺之，出血如
夢。長遂狂言，或稱長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
不枉臣。長卒，子興自立為帝，傳子弘，為劉裕所滅。

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熹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熹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熹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卽加斬截嬰兒貫于槩上槩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熹爲宗愛所殺諡爲太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死諡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爲

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謏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

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卿等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慙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當草矣。是年齊蕭鸞弑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生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

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末曰南人好夜
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
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末曰見火
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
康祚等走趣淮火旣競起不辨淺處溺歿及斬首不
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
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
蕭鸞歿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
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

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
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
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禧將立之
賴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宦
者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覽政
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
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
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
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刻今平也巡幸淮南

如在地內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畱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膊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鞞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感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詔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穢日甚遂鴆殺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

及釗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崇
共立長廣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弒之子攸在位三年
世隆又以曄踈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
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
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
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斷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
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弒武帝修孝文姪孫
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
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

陽遷于鄴是爲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叅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荷脚朕使季舒毆善見三拳膏末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濼乃幽善
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醜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
沉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
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
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
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
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
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
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

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
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
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
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
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
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
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
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
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閭計

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

實是正話

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

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一齒曰生

好甚

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

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

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

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

出滄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

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

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糜歡乃白封歡爲勃海王
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
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
將遣孫騰等僞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
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
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然後軍期又當然
配國人又當然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
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
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

不得犯軍令。生歿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頌。
頴曰：歿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
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
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已，歡曰：本勳力者，共輔王室。
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
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
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
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
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

粟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
而立修修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醜節
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何于曄而帥師北伐爾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
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
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
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竇
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
自縊歿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

澄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不堪憂辱。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況于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

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爲其下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歿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薊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歿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上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及篡位畱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

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無所不至
、淫、種、毒、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鄴下妖囚置之
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叅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
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
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食
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
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十月殂太子
遂即位以常山王演為太師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未幾
演啓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

濟南王令演入篡大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
也演卽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
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醜之
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尚氏去勢自死因出獵有鬼驚馬墜地絕肋
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
之邪不用吾言歿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
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
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即日卒湛卽位封
百年爲樂陵王旣而白虹圍日再重齊王欲以百年

厭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畱與其妃斛律氏齊主
高氏毒自發令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
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
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

后主緯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伐齊執緯以歸殺之夷
其族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旣而從岳入關高歡旣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欵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

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衆未集，因假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泰爲

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
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
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
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
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
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卽以都督趙貴
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斌之斛
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
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

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卬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 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

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
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
歎曰高歡不效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
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
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
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
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
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施設
皆倣古而爲之

閔帝泰第三子篡西魏卽位未一年宇文護弑之而

立毓

資主

大發

明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垂沒口授遺詔曰朕子幼不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聖主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卽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踏于地

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
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
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
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
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
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州齊
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
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
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

吳明徽等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
機克已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
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
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乎齊之後見軍
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
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歿力
以弱制強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歿
矣

天元卽位昵近小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

依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爲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海帶立二年楊堅弑之而篡其位書弑書恭以
也。

紀卷六